

大学的意义

■ 施一公



施一公，清华大学副校长，中国科学院院士

从我回国建成实验室算起，到现在整整8年。清华是我的母校，我们深爱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又有一批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毕业，我确实心情很激动，很多话想说。

今天的主题是毕业，但我们从上大学开始，包括我自己都在思考，为什么要上大学？大学是为了什么？我相信不少家长到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作为院长也还在想这个问题。我这里讲的上大学其实不只包括本科，也包括硕士、博士阶段的学习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当然，我们为了学知识、充实自己，但一定不只是为了学知识！在人一生的过程中，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也为了学技能、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但大学的意义也不只是为了学技能，甚至学技能也不是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呢？我认为是学做人。

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，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“做人”，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、有自信的、尊重别人的、有社会责任感的人，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。大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帮你树立社会价值观、人生观，我觉得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大学。

我以今天的两位演讲嘉宾来举例。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：2000年夏季，话剧《切·格瓦拉》让整个北京沸腾了；2001年，清华校园也沸腾了。听说过切·格瓦拉这个名字吗？切·格瓦拉是一位

革命英雄，出生在阿根廷一个上流社会家庭，他读了医学院，本来可以做医生，可以挣很多钱，可以买洋房，可以有很好的生活，但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，于是去古巴参加、领导了革命以后，输出革命到非洲又回到美洲在玻利维亚继续领导革命，最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抓获、杀害。

徐彦辉博士当时应该是学生辅导员，激动得难以自己，他找到我说，“一公，我很纠结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现在如此之混乱，大家拼命去挣钱，又有腐败现象。看到这些社会弊端，我作为一名博士生，空有报国之志，真想做什么，但我能做什么呢？”我跟他说，“彦辉，我长你10岁，我恰好经历过你的这个困惑期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兢兢业业做好你的学问。你记住，你总有一天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，会成为这个社会的领导者。到那时，你一定会承载起这个社会发展的重任！我只怕你十年、二十年之后不再有今日的沸腾心声，不再有现在这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气儿，而变得淡漠和世故……如果那样你就真的堕落了，你就愧为清华人了。”

徐彦辉听了以后非常激动，我也很激动。我当时也真的担心他十年之后会被社会同化，被不健康的社会舆论同化。我很高兴徐彦辉接受了我的建议， he 现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，在从事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；我觉得他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中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，他对社会的承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也迈出了第一步。

我们的另一位嘉宾邓锋先生是企业家。他作为一位清华的校友、清华的学生，完全尽到了他的责任！邓锋一直在回馈社会、帮助清华，也帮助我们生命科学学院、医学院。我相信很多人挣钱比邓锋多，但是不一定愿意无私地拿出钱来培养下一代的清华学子。

我6月中旬把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到河南省驻

马店，到一所农村留守小学，和那里的小学生一起吃一起住，接受教育。尽管这所小学已经得到当地乡政府的关照，但是条件还是很差，如果不是农村长大的孩子，你不会知道条件有多艰苦。孩子们很受教育，我也很受教育。中国是一个发展如此不均衡的国家，当你们在这里、在清华可以享受所有的优势和优惠的时候，你们其实应该好好想一想：我承载了多少人的期望？我需要做什么回馈社会？

有些学生，我们的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无端的狭隘——在一些消极的舆论影响下，天天想着找工作，天天想着只为个人奋斗。为个人奋斗是很重要，但这只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大世界中，你需要看到你生活的这个国家、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有多少人需要你的关爱？你超越了多少人才有机会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？你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社会责任感？你不觉得到了清华以后，如果你的人生目标还只是为自己、为自己的家庭找一份工作，实在是很狭隘吗？天下之大，有这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的，当你把自己限制到这么小的一个圈子时候，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。

在这个毕业季，我想对毕业生说几句话：我真的觉得现在是一个大时代，希望每一位同学不要辜负你的老师、家长和那些对你充满期望的人，中国要想腾飞，一定是我们的学生、我们的青年人强大才会腾飞。我们清华人的奋斗目标从来不是、也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找一份惬意的工作！我衷心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在追求小我的同时，心里也要有一个大我——即便在困境中，也要有一个承担起天下的雄心壮志！做事的时候要做到极致，不留下遗憾。生命就是体验，既然体验只有一次，何不做到极致？

（本文为作者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
2015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）